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118
28 February 1979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二一一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下午六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比沙拉先生	(科威特)
<u>成员国</u> ：	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玻利维亚	罗隆·安纳亚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阿德米纳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哈里曼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赞比亚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79-70072/A

下午六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东南亚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挪威、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等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111)〕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安哥拉、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加拿大、古巴、民主柬埔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蒙古、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新加坡、泰国、越南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安德森先生（澳大利亚）、科斯托夫先生（保加利亚）、巴顿先生（加拿大）、罗亚·科里先生（古巴）、秀浦拉西先生（民主柬埔寨）、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霍拉伊先生（匈牙利）、贾帕尔先生（印度）、安瓦尔·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安培勋先生（日本）、桑松萨克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扎伊敦先生（马来西亚）、达希查伦先生（蒙古）、弗朗西斯先生（新西兰）、奈克先生（巴基斯坦）、扬戈先生（菲律宾）、亚罗谢克先生（波兰）、许通美先生（新加坡）、坤纳·甲森先生（泰国）、何文楼先生（越南）和科马蒂尔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恢复审议议程上的问题。发言人名单上第一位是民主柬埔寨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秀浦拉西先生（民主柬埔寨）：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表示最诚挚的谢意，谢谢你让我再度发言。这表示你非常重视越南武装部队的侵略行径在我国所造成的局势。

这几天来，所有在安全理事会辩论中发言的主权独立国家的代表都异口同声地说，越南殖民主义者的武装部队侵占民主柬埔寨，是使柬埔寨当前局势恶化从而对整个东南亚构成更大战争威胁的最根本原因；唱反调的当然只有越南代表和他的那些一味从旁帮腔的同路人，虽然这些人的调子有高有低。

越南一向背信弃义，狂妄傲慢，干下了各种罪恶行径，这才是造成柬埔寨和整个东南亚当前局势的症结所在。可是，越南代表竟跑到安理会面前哭哭啼啼地撒赖说，受害的是越南；不过，谁也不会相信这种鬼话的。

越南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破坏不结盟原则和国际法原则，派遣武装部队入侵民主柬埔寨。大家知道，这一罪行已受举世谴责。越南竟甘挑起暴力，发动战争。越南必须订正这种行径，必须按照爱好和平、追求正义和独立的世界人民的要求，将所有越南武装部队从柬埔寨撤走。只有这样，问题才不难解决，东南亚才可恢复和平、安全和稳定。然后，越南人民才能够安居乐业，因为这样他们就无需再充当炮灰，为了满足他们狂妄无羁的头子们的那种扩张主义和并吞主义的野心而卖命。然而，越南却顽固到底，继续进行罪恶活动。现在，这些罪行已经家喻户晓。

二月二十四日，我在发言时曾指出，当今世界上，能够集骄纵狂妄、背信弃义、无恶不作于一身，连万恶的纳粹法西斯主义都望尘莫及的，除越南外别无他国。

安全理事会、联合国以及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特别是东南亚和亚洲的人民，都知道这点。他们十分清楚，越南对他们不讲实话，明目张胆地欺骗他们；尽管证据确凿，越南还是胡说什么它在柬埔寨境内没有一兵一卒，而且曾经当面向所有东南亚领导人保证越南一定尊重东南亚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昨天晚上，越南殖民主义者的代表居然又胆敢在安全理事会做出目空一切、狂

态毕露的表现。他不仅是足足花了半个小时对民主柬埔寨的人民和政府极尽造谣、诽谤、中伤之能事，还把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弄得在坐某些代表，特别是弄得那些非常了解柬埔寨人民世代对越南侵略者和并吞主义者怀有深仇大恨的代表，怒容满面，哭笑不得。对于还不知道或不十分清楚柬越两国之间这段恩怨经过的人，我愿意向他们做一番解说，从而证明越南殖民主义者的代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歹徒、一个大骗子。

首先，越南殖民主义者的代表虽然将柬越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形容得象诗歌一样的美妙生动，不过，人人知道，这两国人民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各有自己独特的文明和语言，各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信仰。

柬埔寨人民悠久的文明和风俗习惯，同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颇为接近。柬埔寨人民同越南人民只有一点相同：那就是由于历史的作弄，加上柬埔寨同越南相邻，两国人民都受过同一个殖民主义国家的统治，后来又都受过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我们一生中有两件事自己无法作主，就是：我们的父母和地理上的邻国。

柬埔寨人民一向对越南恨之入骨，因为越南人侵略成性，专门并吞他国领土。越南并吞占婆王国和属于柬埔寨的柬埔寨格隆这块土地，就是最好的例证。占婆王国创造于第二世纪，在东南西发展了灿烂的文明。北方的越南蛮子对这个王国发动侵略，将之逐步并吞。一四七一年，越南人攻占占婆都城维贾亚，并且给它另起了个名字叫平定。一六九三年，越南人并吞藩切地区，将整个占婆划入了他们的版图。后来，越南人将占婆土著居民赶尽杀绝，从此占婆族就永远消失了。于是，越南就在以前占婆这块土地上建立了现在的中越。

其次我要说明的是，这群越南蛮子在并吞占婆之后，进而向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柬埔寨领土扩张。这块地方，现在是南越领土的一部分，过去叫做交趾支那，包括同奈河西部地区和湄公河三角洲，两千多年来一直都是柬埔寨整体的一部分。

早在十七世纪初，越南人就开始蚕食这块地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越南

人一共从旧称柬埔寨格隆的柬埔寨南部并吞了约 65,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夺去了约 1 0 0 万柬埔寨居民。在现在的南越境内，柬埔寨居民的人数多达 4 0 0 万以上。以上是过去越南人进行侵略和并吞的一笔旧帐。

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越南人故态复萌，颇象希腊神话中的那条凶性大发的巨蟒，再度吞噬领土和人民。老挝首先遭殃，接着它又要吞噬柬埔寨了。

从封建帝王时代起，中经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时代，直到今天的胡志明时代，越南人侵略、并吞和掠夺他国领土的本性丝毫未变。

在越南人侵略和并吞的铁蹄下，柬埔寨丧失了柬埔寨格隆的一大片肥沃土地和大量人口，所以我们柬埔寨民族对侵略成性、专以并吞领土为事的越南人，怀有深仇大恨。柬埔寨人民对越南人那套背信弃义、闪烁狡猾、假仁假义的作风真是太熟悉了。我们对他们恨之入骨。因此，为了保持警惕，柬埔寨人民经常牢牢记住一句俗话，就是：“当心！不要把主人的茶洒了！”

这句俗话起沉于云人的野蛮罪行。当时柬埔寨人叫越南人为云人。“云”在高棉话里是野蛮的意思，“越南人”这三个字是近代语言，柬埔寨人很少使用。这句俗话使人想起了一八一三年云人在威古河附近所犯的野蛮罪行。云人将高棉人活埋，只把头部露出来，然后用这些人的头来点火，为云人的主人烧茶。被活埋的高棉人实在受不了这种痛楚，痛苦地将头摇来摇去。这时，将他们活埋的云人却对他们喊道：“当心！不要把主人的茶洒了！”柬埔寨人民长期以来积累了这么多的惨痛经验和教训，使他们看透了越南人那种贪得无厌的扩张主义和并吞主义的野心，看透了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玩弄的各种花招，也看透了他们诱人上当的伎俩。

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越南人推行这种扩张和并吞政策的呢？一共有三个。第一个是经济因素。越南在经济上是个穷国。中越的面积约为 14,800 平方公里，其中沿海一带有几块狭小的砂砾平原。距海岸很远、与老挝接壤一带则为山区，

非常贫瘠。北越面积虽然超过100,000平方公里，但也很贫瘠。北越人口众多，但可耕地的面积甚为有限。此外，北越经常遭受水灾、旱灾和台风之类的自然灾害。北越土地不很肥沃，所以需要大量施肥。在法国人离开后的十五年里，胡志明政权一直无法克服北越的水灾和其他灾害。只有一两省的稻田每公顷可以出产7吨谷。就耕畜而言，平均每家拥有一头牛。但是在柬埔寨，每一户农家约拥有5公顷土地，一两对黄牛或水牛。柬埔寨的面积为181,000平方公里，人口800万，但可以养活1,500万至2,000万人口。越南人对我国垂涎的理由在此，越南人妄图侵占他国领土的理由也在此。在北方，他们碰到一个国家比他们更强；在西方，他们碰到的是崎岖的山地；因此，他们遂向南扩张。他们吞并占婆之后，又觊觎柬埔寨格隆。柬埔寨格隆被吞并之后，他们的扩张矛头转向西北，也就是转向柬埔寨。

第二个是政治因素。这个因素可以一直追溯到越南历史中的封建时代，不过，它在目前发生的作用远远超过以前。这是因为越南人搞过革命，他们在东南亚享有一定程度的声望。那时，国际社会对他们提供援助和支持。欧洲支持他们；中国也帮助和支持他们。于是，越南人利用这种援助，作为实现他们扩张和并吞计划的政治资本。他们妄图统治整个印度支那，他们要做印度支那的老大哥。在自己国家之内，越南人要每个人，不论年令大小，都得叫胡志明为“胡伯伯”。这件事看来虽微不足道，但却明白地告诉我们，在胡志明的时代，越南人要统治柬埔寨的野心比封建时代大得多。越南人妄想侵占柬埔寨，利用它作为在东南亚推行他们扩张主义的跳板。他们曾经说过，他们解放柬埔寨和老挝之后，下一步还要解放东南亚。所有越南人，不论是军官，小兵或普通老百姓，都被灌输了这种贪婪的野心，因此，他们讲起活来都是一个调子。越南人打算逐步实现他们的野心，因为在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境内都有他们的侨民。他们要并吞老挝和柬埔寨，变成一个大国，然后再将影响力扩至东南亚。他们正试图创造有利条件，广结党援和控制东南亚各国的武装部队来统治这些国家。

第三个是军事因素。这个因素是由经济和政治两个因素产生的。越南人妄想印度支那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基地，从而实现他们在东南亚的野心。因此，他们组织和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和军事基地，以实现他们的政治和经济野心。也许有人会说，越南人没有能力建立军事基地，因为他们不象美国人那么富有。但是，以往的经验显示越南人曾经直接渗入有关各国，进行政治活动和间谍活动，并在这些国家境内扶植听命于他们的军队。例如在柬埔寨，他们曾经好几次出钱扶植一支由高棉人组成的军队，充当推行他们并吞政策的工具。越南人不仅在柬埔寨这样干，还在其他国家这样干，只要那些国家境内有他们的侨民，又能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忠于他们扩张主义目标的武装组织。既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这种武装组织，他们就可以逐步扩大活动，然后待情况许可时再从外面将自己的军队渗透进去。在胡志明时代，越南人就是用这套办法扩张的，现在他们继续如法炮制。

只有在详细说明了这些因素之后，我们才能了解越柬之间的冲突是越南人一贯推行扩张和并吞政策所造成的；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例如暗中以怀柔手腕窃取政党、军队和国家权力，或者象现在这样公开进行残酷野蛮的军事征服。

其次，我要谈谈印度支那联邦以及越南为了成立印支联邦所进行的各种罪恶活动。

越南党成立于一九三〇，当时的名字叫做“印度支那共产党”。首先，由印度支那共产党这个名字就可看出，它这个党是为印支三国而成立的。决定替一个党起什么名字是含有政治意义的。据我所知，列宁并没有把他领导的党叫做“欧洲共产党”。所以，越南党那个名字表明，它不仅是为越南人成立的，也是为老挝和柬埔寨成立的。简单地说，决定起这个名字，其居心显然是要统治越柬老挝三国。

第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章程规定该党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印度支那。该党的口号是争取建立独立的印度支那，以成立一个印度支那联邦。因此，越南党以

成立印支联邦为其政略纲领，印支联邦的任务是要领导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对法国殖民主义进行斗争，以解放三国，建立一个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实体的联邦；此外，印支联邦还是单一一个党——印度支那共产党——要建立的实体，表示他们认为印度支那只应有一个国家，一族人民和一支军队。

在五十年代，由于这种野心无法一蹴而就，越南遂设法在这种野心外面罩上一层特殊团结和友谊的外衣，并在上面饰以各种特殊合作的协定或条约的花纹，这种合作遍及内政外交政策的所有领域，以及军事、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简直无所不包。换句话说，就是要取消国界，将柬埔寨并入越南，加入由越南人控制的印支联邦。这样，越南就能完全控制我国的党、政、军、经，以及内政和外交政策，使柬埔寨成为越南的一个整体部分，使柬埔寨人民成为越南一个少数民族，然后象古代的占婆族一样逐渐消失。这就是越南要在老挝达到的目的，也就是它现在企图在柬埔寨达到的目的。

印度支那联邦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只不过是臭名昭著的有限主权论的具体应用而已，也就是使小国服从世界大国或区域大国。因此，柬埔寨同越南之间一直有斗争，特别是从一九三〇年以来，一方面是柬埔寨人民要捍卫民族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要维护民族的荣誉和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原则；另一方面越南人要吞并邻国，建立印支联邦，实施有限主权论，和在东南亚大肆扩张，也就是说越南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原则，妄想变成一个区域大国。

早在一九三〇年，越南人就开始全力大搞各种各样的罪恶活动，如破坏、渗透、暗杀、策动政变，以及发动象目前所进行的侵略，目的在建立一个由他们统治的印支联邦，然后他们就可以将侵略的矛头指向整个东南亚。

第三，至于越南人对柬埔寨革命运动提供的所谓援助，我要稍为解释一下。我不想为这个问题占用安全理事会太多时间，所以，我只想谈谈自一九五四年以来发

生的一些大事。《日内瓦协定》签订之后，吴廷琰大肆捕杀越南党党员，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约有百分之七十党员被杀。因此，越南革命运动曾陷于一片混乱状态，不知何去何从。当时，许多现在的越南头头们都跑到柬埔寨境内避难，因为柬埔寨是个中立国，他们就利用它作为基地，既可安身，又可从这里逃到中国的香港或广州。一九五七年，越南殖民主义者现在的大头目黎苟本人之所以能够保住性命逃走，完全因为他在金边找到了避难所，使他能够在柬埔寨革命运动的协助下经过柬埔寨逃到别的地方去。

为了避免全军复灭，越共跑到高棉境内，沿着柬埔寨边境，在柴桢省的加蒙德拉芝到吉井省的斯奴等地驻屯下来。一九六五年停留在柬埔寨境内的越共人数有150,000人。他们停留的地方离边界2至5公里，范围从柴桢省的罗梅赫直到柬埔寨最东北叫做“蛇尾区”的腊塔纳基里。越南到现在仍在到处撒谎，要使全世界相信他们已经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事实上，他们早已经在柬埔寨境内不知内情的人以为越共是来“帮助”柬埔寨搞革命。但是，实际上原因是吴廷艳听罗伯特·汤姆森的意见搞战略村政策，使越共在越南呆不下去，逃到柬埔寨去的。

越共在柬埔寨得益甚多；第一，柬埔寨成了他们的避难所——连领导南越革命的委员会也设在柬埔寨；第二，越南人在经济上完全依靠柬埔寨；第三，柬埔寨东北部和东部的交通线同到老挝以及磅逊港的交通线连起来了。从磅逊港运送一个月的武器弹药，等于通过老挝的胡志明小道一年的运送量。

越共的武装部队驻在柬埔寨，他们的医院、运输队、后勤以及从党中央以至省、县委员会的主要机关也都设在柬埔寨。例如，广德省的省委员会就设在柬埔寨腊塔纳基里省的戈涅。一九七〇年期间驻在柬埔寨的越共人数从150万到200万不等。越共长期设在柬埔寨境内的医院治理了8万名越共伤员。

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革命运动对越南人一贯待之以德。他们经常给他们各种援助，掩护他们，给他们住所、粮食、大米等等。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越共是朋友，是革命者。越南人身在柬埔寨，但他们要以印支联邦的形式并吞柬埔寨的野心却无时无刻。为达此目的，他们首先暗中把特务塞进柬埔寨的革命队伍；第二，他们偷偷搞了一个政权来对抗柬埔寨革命领导人；第三，由于柬埔寨的革命运动保持独立，不作越南人的附庸，他们就不断攻击和中伤柬埔寨革命；第四，他们通过走私、行贿和掠夺自然资源等手段，破坏柬埔寨经济。他们到处制造混乱，制造冲突，搞间谍、搞破坏。一九六七年以后，柬埔寨人民和干部大力反对越共的犯罪活动，因为他们利用在柬埔寨的机会，利用他们吹嘘的所谓越柬特殊团结关系，在柬埔寨推行他们的印支联邦战略。就是这样，尽管越共当时处境困难，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个图谋。

对柬埔寨人民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十分惨痛的经验。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柬埔寨人民同越共之间的斗争变的十分激烈，因为越南人来到柬埔寨，不单要在那里住，他们还在准备战略力量，伺机推翻革命政权、并吞柬埔寨。

一九七〇年柬埔寨爆发政变，越共不打美军和西贡军，却象潮水般更深入涌进柬埔寨境内躲藏。他们实际上入侵了柬埔寨。他们的总部就设在吉井市以西的湄公河西岸。当时的柬埔寨军队尚未强到足以反抗他们。在越共入侵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把所有东西都抢光了。

在一九七〇年的解放战争期间，越共不断地进行演习和各种活动，目的是趁他们在柬埔寨的时候，为解放后并吞柬埔寨作准备。越南代表昨天谈到一九七〇年在真拉的军事行动，说我们向越南军队求援。这是越南编织的又一个弥天大谎。事实上，在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侵入柬埔寨的越南军队在柬埔寨作威作福，俨如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劝他们到越南去打美国人和朗诺。我们劝越共军队去越南打仗，但是他们害怕美国军队和西贡军队。我们耐心的劝说了两年，他们才回去越南打仗。

事实上，柬埔寨革命运动的基本立场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由本国人民去搞，外国不应干涉。这个立场是维护独立、主权和自力更生的立场。

越南一直不肯接受这种立场，因为这有违他们的主权有限论，也不符合他们想搞印支联邦的战略。

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五年的这段期间，越共千方百计地逼迫柬埔寨同意建立柬越联合军事司令部和共同权力机关。他们想逼我们在各级军事单位和权力机关接受越方人员。他们的目的很清楚：乘柬埔寨之危夺取柬埔寨的军权和政权，并迫使柬埔寨加入印支联邦。但是，尽管越南人向我们施加压力，威胁进行暗杀，我们拒绝了。

这之后，他们找了一些住在柬埔寨的越南人和一小撮被他们收买的叛徒，秘密组织了另一个政权和军队。这种对柬埔寨内政的干涉是我们无法容忍的。柬埔寨为了要他们解散这个政权和军队，同他们作了激烈的斗争。同时，他们乘在柬埔寨避难之机；偷偷地搞了一些军事和医疗训练学校，培训人员，为日后替他们的印支联邦计划服务。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又同越南人作了斗争，迫使他们关闭这些学校。

由于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革命运动反抗越南人统治我国的企图，由于他们的印支联邦计划得不到我国领导人的支持，他们企图暗杀我国领导人。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当双方在柬埔寨境内近芝尼河的地方举行谈判时，他们企图用毒药杀害我国领导人。同样的事情在解放后也发生了几次。他们除了企图暗杀柬共领导人，除了搞傀儡军队和政权外，还对柬埔寨人民犯下了十足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一九七三年七月，越共在柬埔寨西南部贡布省楚克县斯克农村逮捕了该村村长。后来村民示威要求释放村长，越共却殴打示威者，把僧侣、妇女、小孩和该村村长等六人关在一间屋里放火活活烧死。该村的游击队和居民看见越南人活焚居民，立刻给予反击。柬埔寨革命军以及各地人民获悉越南人犯下的罪行后，纷纷起来打越南人。越南人这才逃走。

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了我们许多军事援助。但是，他们援助的武器、弹药、车辆大多滞积在中越边界上，因为越南人只允许一丁点儿的援助物资通过。在五年战争期间，我军所用的军火弹药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俘获的。我说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一九七四年我们为了准备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发动总攻击，向越南要求运送4,000万发AK型步枪子弹给我们，我们则用数万吨的食米作为交换。他们口头答应及时运送这批子弹。但事实上我们什么时候才收到呢？一九七六年。也就是说，我国解放一年之后。

越南人千方百计阻挠柬埔寨的革命，不让我们在西贡解放前解放金边。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五年，柬埔寨革命运动拯救了濒于灭亡的越南人。柬埔寨的革命运动胜利地保卫了柬埔寨的土地；我们给越南人避难之所，给他们粮食，让他们休养生息，再回自己的国家打仗。可是，越南人比鳄鱼还要忘恩负义。

越南人在口头上，书信上总是向我国领导人诺努敦·西哈诺克亲王、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和波尔布特总理表示“无限感激和永志不忘柬埔寨对越南的巨大援助”。他们满口感激，但却一心要破坏我国的革命，并吞柬埔寨。就在柬埔寨的革命运动帮助越南人，使他们免于彻底崩溃的时候，他们为了夺取柬埔寨，却企图毁灭我国的革命。他们反对任何有助于柬埔寨革命运动保持独立的事情。由于这样，柬埔寨革命军常常在战场上同越共打起来。柬埔寨国家领导人经常劝说战士们努力团结越南人，因为大家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但是，战士们对越南人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柬埔寨解放后，越南人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开始入侵柬埔寨，占领了柬埔寨的威岛。他们并且拒绝离开他们在柬埔寨境内的避难所，说那是他们的领土。他们不断地在边界上到处挑衅，袭击柬埔寨革命军。他们还派许多越南人混进柬埔寨，其中一个地方是波萝勉省边佐。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埔寨一解放，越南人立即就在干丹省戈昂三诺袭击柬埔寨军队。

为什么越南人要发动这些攻击，在边界上制造这些事件呢？为什么他们要夺取柬埔寨的岛屿呢？根据渗入柬埔寨革命队伍，一九七六年被柬埔寨革命政权逮捕的越南特务的解释，越南人在边界施加压力，理由有三：第一，使民主柬埔寨政府不能巩固政权；第二，使柬埔寨无能力自卫，制造有利条件，以备越南日后夺取柬埔寨领土；第三，为已经渗透入柬埔寨革命队伍的越南特务打气。

越南人的目的就是要让其特务夺取柬埔寨的革命政权，然后，根据他们的计划，待他们的特务合法地取得了权力之后，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派军进入柬埔寨。

除了边界袭击外，越南人还多次通过他们的特务煽动政变，但都失败了。他们最近搞的一次是在一九七八年五月。那一次可算是最重要的一次，因为政变是由越南党的政治局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直接策划的，目的在于推翻民主柬埔寨政府。直接奉越南党政治局之命渗入柬埔寨的越南人包括：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兮楚、越共中央委员会助理、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金边大使馆顾问范忠孝，别号海伯，另外有越共中央委员会助理四人：阮家登，别号秀锦；河伯；沛满；梅越。

在言论上，越南仍然继续撒谎，说什么愿意“同柬埔寨进行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它说“越南无意迫使柬埔寨加入印支联邦”，说“越南尊重民主柬埔寨的独立和主权”。如今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它当时是在撒谎。

第四，越南代表提出边界问题。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我只想指出：

柬越边界的现况，是越南反动派和封建领主对柬埔寨进行侵略和并吞所造成的。他们从柬埔寨夺去了6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些岛屿和大部分的领海。但是，柬越之间是有边界的，我们柬埔寨人民只想在自己的国土上和领海上做自己的主人，在历史文件如书籍地图等划定的现有边界内和平平地生活。根据南越民

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庄严声明，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的庄严声明，越南先后表示承认并决心尊重现在的柬埔寨边界。为什么今天越南不再履行自己的承诺呢？事实上，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越南的承诺都只不过是一纸空言而已。

第五，越南代表昨晚谈到柬埔寨境内的所谓大屠杀。首先，我要问问他是否知道羞耻，因为下列的事实都是人所共知的：

一、越南现在还有人饿死。黎笋、范文同集团也公开承认，越南一九七九年需要500万吨米。照这个数字来算，每个越南人每个月只有7公斤的米，实际上他们每月至少需要20公斤。到底每天会有几千、几万个越南人要死于饥饿呢？

二、越南当局正在屠杀南越人，特别是包括下高棉人在内的少数高地民族。下高棉人现在正同FULRO组织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一道，拿起武器来反抗越南人的压迫。黎笋范文同集团轰炸下高棉人村落，屠杀他们，却反过来诬陷是柬埔寨革命军干的。那么强大的越南军队怎会让柬埔寨军队深入到越南腹地，以至可以毁灭整个村镇呢？越南殖民主义者的代表把大家都当成傻子。

三、越南的饥荒和镇压，导致成千上万的越南难民逃出越南。黎笋、范文同集团不忘从中大捞一笔。据刚从越南访问回来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霍尔茨曼女士指出，黎笋、范文同集团大搞“敲诈”，赚进了大约3,000万美元。每个难民要付2,800至3,400美元才能离开他的国家。不知道还有多少万越南人要用这种悲惨的办法才能得到一点生存的希望？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在大海中淹死？

四、南越人指责北越人剥削他们、压迫他们。事实上，贪污、腐化、堕落，在南、北越都普遍存在。

以上种种，就是黎笋范文同集团给予越南人的权利。

关于柬埔寨，我请各代表想一想下列几个问题：

一、 柬埔寨是个小国，面积181,000平方公里，人口800万，平均每个农家可有5公顷地。换句话说，我们耕不完所有的土地。而且，柬埔寨刚打完仗，国家惨遭蹂躏，我们的稻田、耕地、种植园、工厂和基本建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受到破坏，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即一百二十万人死伤。我们迫切需要人力来重建和发展我们多处是创伤的国家，我们有什么理由再去减少柬埔寨的人口呢？事实上正好相反，我们为重建国家，团结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人民的健康改善了，生育力也提高了。民主柬埔寨大概是唯一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了。昨天越南殖民主义者的代表感到不高兴，那是当然的，因为我们已经全部消灭了渗进我们队伍、压迫我国人民的越南特务。

二、 柬埔寨经过三年半来的重建，已经解决了最重要的粮食问题，并且再次输出大米。越南在同时却出现严重的饥荒。我们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前访问我国的美国记者都一致指出，我国人人都有足够的粮食，居住的房子越来越舒适，衣着相当好，而且十分健康——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医疗保健。如果没有我国人民同心同德的建设，谁能想象我们会取得这样的成果呢？

三、 如果柬埔寨人民真的不满，并且已经起来反对政府，那么，我国人民在民主柬埔寨政府的领导下展开的反抗越南殖民主义者的占领的斗争为什么会一日比一日高涨呢？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革命军又怎能平均每天消灭二百至三百名越南侵略者呢？越南殖民主义者又为什么不能控制我们的人民和农村呢？为什么他们仍然被我国军民围困在城镇中呢？为什么柬埔寨人民继续同越南侵略者战斗，而没有向成千上万忍受不了黎笋、范文同集团的压迫的越南人那样逃到国外去呢？

原因是，柬埔寨人民决心要保卫现政权，决心保卫柬埔寨的国土、文明和民族特性。即使是海外的高棉人，他们也同柬埔寨人民和民主柬埔寨政府团结一致，要把所有的越南人从柬埔寨赶出去。我国人民过去能够做到，现在也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六、这是最后一点。我要讲一讲越南骗子的最新杰作。两个月来，越南人和他们的盟友为了侵柬的需要，常常提及一个叫韩桑林的人，说他是人民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这个委员会是越南占领军在他们暂时占领的金边市搞的。

今天就让我向安理会介绍一下韩桑林这个人吧。他出生在柬埔寨东部磅湛省博涅克列县当岱公社安隆克列斯村。如果有人去向柬埔寨人民打听这个人，柬埔寨没有人可以讲得出他是谁。但是，柬越边界的土匪却人人皆知别号叫韦的韩桑林。一九五五年韩桑林成了一个牲口偷窃集团的头头，他们偷柬埔寨人民的牲口到越南转卖，从越南走私各种货物进柬埔寨。一九六〇年，在柬越边界当岱公社附近活动的越共碰上了这个土匪头子，让他替他们收稻米和猪牛。他们甚至给了他一支卡宾枪来干这件事。韩桑林有了步枪，有了越共撑腰，就越发抢劫得厉害，继续偷柬埔寨人民的牲口去供应越共。就这样，韩桑林取得了越共的信任，被任命为经济委员会主席，负责粮食供应。

一九六〇年，越南边界上有一个高棉人运动。由于韩桑林当时已经是一个土匪邦的头子，他就立即自封为当岱公社所在地高棉解放运动的头子，更加肆无忌惮地在边界杀人越货，偷米、偷猪牛去供应越共。越共对韩桑林的效忠甚感满意，让他进了越南劳动党。

一九七〇年柬埔寨政变，柬埔寨的革命运动高涨。双手染满了柬埔寨人民鲜血的韩桑林惧怕人民的惩罚，投靠了越共军队。越共掩护他，要他搞反柬埔寨革命、反柬埔寨联合阵线的活动，直至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埔寨解放。

一九七七年，黎笋、范文同集团为了夺取柬埔寨，使用武装部队进行大规模攻击。他们派遣韩桑林在柬埔寨革命军中进行破坏活动，并在边境收集情报。一九七七年，韩桑林的活动暴露了，民主柬埔寨政府要逮捕他，但被他逃到越南去。

由于找不到愿意充当傀儡走狗的人，黎笋、范文同集团这些骗子就找了韩桑林

把这个从前是边境地带土匪头目的人粉墨登场，做所谓的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是多么相称呵！在边境地带偷牲畜的土匪头目别号叫韦的韩桑林，成了侵吞领土的土匪头目——黎笋、范文同集团——的走狗。

从狗见主人，黎笋、范文同集团品质如何，也就不难认识了。“物以类聚”，世界各国文字都有的说法，是人人皆明的道理。

最后，我不得不说，越南殖民主义者昨天在安理会的表演，本来也不过是一场非常有趣的笑剧而已，但是，在这背后，却掩盖着数以万计的人的尸体，掩盖着越南入侵者为了毁灭柬埔寨和柬埔寨人民，为了把柬埔寨拉入越南的“印支联邦”，使其变成越南一省，给民主柬埔寨带来巨大的破坏和苦难。

越南殖民主义者的代表说，范文同集团同韩桑林这个土匪头目及这个匪邦签了所谓的条约。据说条约允许越南侵略军无限期占领柬埔寨，继续屠杀柬埔寨人民。如果接受这种骗人的表演，那就等于奖赏侵略者，鼓励越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鼓励它把它在东南亚的扩张主义战争扩大，最终把全世界卷入战火中。

越南玩弄这些阴谋诡计，充分显示越南和它的盟邦对安理会，对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本身，对不结盟运动和全世界热爱和平、正义和独立的国家是多么蔑视。越南居然有胆无耻地把一个土匪头子、一个偷牛贼说成是一国的元首。越南及其盟邦想迫使联合国、不结盟运动和世界各国承认这个土匪头子和他的匪邦为柬埔寨的合法政府。这也显示出他们对柬埔寨人民的狂妄态度和蔑视。越南的背信弃义，它的狂妄和罪行，都是前所未见的。在这点上，它应当得到它的盟邦都认为应当给予的英雄奖牌。

主席：我要以科威特代表团的名义说几句话。

我非常感谢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及非成员国对我的夸奖和鼓励，各位在安理会这几天的会议上给了我最具建设性的支持。安理会所有成员国的合作、谅解、建设性的态度和迁就，使安理会能够顺利处理近年来遇到的一个最复杂的问题，为此我要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国。

我也要对秘书长的支持、鼓励、指导和建议，表示感谢。没有他的帮忙，事情就更难处理了。我同时要向付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科威特政府反对外国干予任何国家的内政。今年一月，科威特同安理会的其他不结盟国家共同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但是，由于否决权的关系，这项草案始终无法通过。我们当时反对越南在柬埔寨的行动，今天，我们仍然是这种立场。最近中国入侵越南，使印支局势更加复杂，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坚决反对中国对越南采取的行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接受“给予教训”这种话。我们呼吁中国从越南撤军，停止其激烈的军事入侵行动。我们认为中国的行动违背了《联合国宪章》。

目前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够把它从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局势中孤立出来。

中国对越南的行动和越南在柬埔寨的行动是不能分开的。科威特政府既反对越南干涉柬埔寨，也反对中国的行动。现在要紧的是使所有外国军队撤回本国。

虽然我们不能同意波尔布特政权在人权方面的表现，但我们并不认为越南就有理由以武力来改变这种情况。任何政府都不能目无法纪。如果各国可以随意干涉别国内政，世界就永无安宁之日。

我想讲一讲我的意见。安理会工作好的一面及坏的一面，我都见到了。安全理事会主席一职，限制重重，有时并使在任者感到寂寞和泄气。有些发言人质问安理会为什么没有更快地采取行动。这话说起来容易，要实行就难了。安理会的工作进度是由工作本身决定的。待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才是明智的做法。我也曾尝试把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歧见拉拢。为了能够取得协商意见，我曾起草了四份工作文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能够取得必要的协商意见。否决权的威胁都把它们全打了下来。因此，安理会现在一筹莫展。我曾抗拒压力，拒绝采取只会引起反效果的态度。假如我不是安理会主席，我是不会接受有些人对我讲的话的。我看到安理会怎样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可以说，安理会被滥用、误用了。“给予教训”这种话在这场辩论中是用的太多了。事实教训我，对出乎意料之处的事

情要有准备。这个教训，我是学到了。不管怎样，我要积极强调一点，安理会所有成员国，特别是问题直接牵涉到的那些成员国，给了我充分的合作。我觉得，使安理会主席感到出乎意料则可以，但他是不可以使成员国出乎意料的。

我尽量对各方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我同每一个成员国都进行过协商。但是，很不幸，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努力，因为我觉得我是在椽木求鱼。

身为主席，我采取了一些作法。由于这些作法不甚符合一些成员国的意见，我受到了温和的批评。我不认这会有什么坏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替罪羔羊总要有有的，我并不介意被人温和的批评。我觉得我已经尽我所能去达成一项折衷办法，因此，在交卸安全理事会主席一职时，我于心无愧。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分清楚坚定和宽大之间的差别。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过份的忍耐会导致混乱，过份的坚决会带来对抗。我很欣赏地注意到成员国及非成员国对东南亚局势的关切。这种关切是合理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关切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是不应当厚此薄彼的。如果我们要忠于《宪章》，我们就必须把国际利益放在狭隘的民族利益之上。如果我们是明智的话，我们也应当分清楚什么是不偏不倚，什么是消极被动。不偏不倚是我们必须严格遵守的，但是消极被动就等于无能。如果躲在不偏不倚立场后面的是消极被动的态度，那么安理会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复杂困难。

我最后要讲的一点意见是，在发生危机时，就如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危机，安理会主席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了，他既没有身体的舒适，也没有行动自由。你的行动受限制，你完全被占有了，有时候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可幸一九七九年不是闰年。一九七九年二月在日数来说同往常没有什么不一样，但在安理会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来说，它可是不寻常的一个月。安理会面对的这个问题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会离开安理会。

话讲了很多，谢谢各位的忍耐。现在我恢复安理会主席的身份。今晚没有别的发言人。下次会议的召开时间由秘书处通知各位。

下午八时散会